推搡

她呆坐在甲板的栏杆上，双腿咿呀摇晃，双眼漫无目的得乱扫着船舱之外的伟岸光景。一如往常。

若是今天没有“客人”的话，她能在这里驻足一天。

等等......什么...？谁是....客人.....？

“————”正当她将要进入思考的漩涡循环，从肩膀上出现的温热触感唤回了她的思维，像是操练已久，又像是肌肉反射，几乎是一瞬间，所有分散的面部器官紧绷在一起，在水润的脸蛋衬托之下组成了一个艳丽娇人、完美无瑕，却又虚伪无比的公式化笑容。

额前平整的白色刘海盖住了空洞瞳孔里的房贷。宜人的春风掠过，细秀的碎发随风鼓动。一簇调皮的枝桠欢快的悦动在鬓角，为她虚假的俏脸增添了微不足道的一抹真实情意。高耸的琼鼻用不符合主人气质的骄傲挺立着，尖端泛着诱人的桃红。凹起的酒窝憨态可掬，微颤的修长眼睫扑朔着翻飞，好似两只灵动的花蝴蝶，吸引着人驻足凝视。

“呦~早上好，老板!”中气十足的声音从前方传来，灰鲤的神经中枢运转、检索着这股声音在她的记忆里代表的角色，片刻的凝滞之后，她嘴角的幅度悄悄上提。

“能天使。”

“什么嘛!这种生疏的称呼是怎么回事!我不是说了嘛!事阿能!阿能啊!再不济蕾缪缪也可以哦!你还用这样的称呼叫我我可真的会生气哦!”少女气鼓鼓的声音如黄鹂般吵闹却又动听。

“有什么事吗？”她似乎没有听到她接下来说的话，而是自顾自的询问自己是否能够为她提供帮助。

“啊......既然是这样的状态...嘛..没什么...拿好这个。”压下了犯罪的冲动，红发天使的动作十分温柔，她手掌向下，像是上帝施舍信徒恩赐一般把需要赋予之物轻轻放在了双手摊开的少女手上。

轻飘飘的手感像是握住了一团棉花....开玩笑的...

没有标识，也没有任何产品说明，纯色的盒子包裹着光滑的塑料薄膜，工业化的包装说明这正是流水线的产物。

没来由地，博士的手微微颤抖，像是触动了反射神经。牵一发而动全身，直到双腿开始颤抖，花穴开始泛滥，能天使才慢悠悠的开口：

“最近她们的心情好像越发焦躁不安了呢~医疗部特地为你开了个会讨论你的事情....关于她们在失去理智之后可能会对你造成的侵害什么的——要是怀孕就麻烦了。嘛~具体的细节我不记得了，但...拿好这个吧~从今往后她们就不会主动带套套来了哦~你要学会做好防护工作，毕竟——”

“你怀孕了的话....又有谁能缓解她们肆无忌惮的欲望呐~”女人笑的很灿烂，一如往常，美艳却又虚假，高调的红发张扬着瞳孔里的恶意和轻佻。她伸手摸了摸少女被兜帽罩住的小脑袋，又低了低头，开口道：“你自己....可要好好注意....啊~啊~差点忘了说了...这是也凯尔希医生的意思呢...嗯哼~？”

“还有就是...我很，需要你哦~”

“唔.....我知道了....”需要你三个字让少女呆滞的脸颊仿若枯木逢春，先前虚伪的假笑拥有了灵动的色彩，她莞尔一笑，眉眼弯弯，握紧了手里那让人面红耳赤的淫物。下一瞬，瞳仁里便汇聚起了宛若实质的深粉色：“要来...做爱吗❤？”

“好哦~”

轻飘飘的感觉像是曾在阿米娅的房间里体验过的水床，却要比那拥有着反馈的感觉更加的飘渺。灰鲤轻轻睁开了眼睛，盲目时的轻佻骤然沉闷加速，变成无与伦比的重压施加在了她身上，很快，四肢百骸都被这沉重的压力唤醒，所有器官，包括混沌的大脑都向精疲力尽的身体诉说着一个无可辩驳的概念——

“呃啊啊啊啊啊——好疼....裂开了噫噫噫噫!!!”眼泪随着理智一起流入，灰鲤被能天使压在身下，粗大的肉棒凭借超越阴道的长度突兀的贯穿了宝贵的子宫，疲软的宫口被硕大的龟头粗鲁的创开撑满，成了可怜的、骇人听闻的肉棒套子。小腹上专属于能天使肉棒的轮廓让娇弱的身体在一次次的贯通中记住了这种毁灭性的感觉，咸涩的眼泪重新打湿了脸上积蓄的斑驳泪痕，紧俏的小脸遍布情欲的血红。灰鲤想要蹬腿，却发现自己早已经失去了关于双腿的知觉，她就像个废人，维持着可怜的理智，被红发的丽人压在身下欲仙欲死。

“咳...喔~”随着感觉一点点的回归，灰鲤聚散的理智拉动着瞳孔再次涣散，穴口那外翻的淋漓媚肉还在随着能天使肆意的抽插而被摩擦凌虐，她根本无法想象更深处的子宫此刻已经被能天使粗暴的动作拽动拉扯乃至摧残到什么地步，她只是承受着，匍匐在能天使那靓丽光环单位阴影之下，逃无可逃的承受着....

“呃呃~终于醒了~这突然苏醒给子宫带来的弹性还真是~唔嗯~莫斯提马果然不会骗我呢~早上好，老板~”女人下一次的冲撞饱含了性欲和恶意，几乎把她的瞳孔冲的涣散，灰鲤媚眼上翻险些再次昏迷。飒爽的红发天使打招呼似的捏住了嫣红的乳果，在红肿的乳肉上绽放的花蕊娇嫩万分，却被当成了驾驭马儿的缰绳肆意拉扯，很快就泛起了骇人的紫红。萨科塔嘴上的敬称和她粗鲁的动作完全不存在任何关联。

“唔嗯❤~”灰鲤不安的嘤咛，沙哑声色的末尾染着情欲的媚，双手不安的拖住双乳，却又做不出任何更进一步的动作组织能天使的淘气，只能认命似的由她亵玩身上这宝贵的部位，甚至没有发觉这样的动作更方便了天使小姐的入侵。双眼微眯着感受着下体仿若被钝器碾碎一般的痛楚，和那同样清晰的，像是在废墟之上盛开花儿一般的.....暗爽...

啊~啊....怎么会呢...怎么会....呢....

原本光滑粉嫩的隐秘肌肤早已被摧残成了紫黑色，一道道掐痕和像是被鞭子抽打的鲜艳痕迹在上面盘虬散步，宛如一条条毒舌给予着灰鲤的身体难以想象的痛苦。

“哎呀~很疼吗？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可是.....”能天使心疼的摸了摸她下腹部那些由自己亲手造就的狰狞伤痕，然后眉眼骤然冷冽，不管不顾正和子宫亲密结合的肉棒，单手握拳另一只手撑住，能天使再也没有犹豫，肉棒抽出而后瞬间深挺，用突破之前三浅一深的节奏猛然把娇小的子宫顶进了原本根本不可能到达的位置。与此同时，凌厉的拳头带着根本无法逃避的力量，重重地砸在了肉棒和子宫的连接处，让紫黑的肌肤，瞬间凹陷出了一个巨大的拳头痕印!

“噗哦哦哦哦哦!!!喔!喔诶啊啊啊啊啊啊啊!!!咿咿咿噫噫噫~!!!”眸子骇然不似人形，肆意的鲜血从张裂到极致的单薄红唇里喷溅，僭越地打在了天使的脸上。充血爆裂的瞳孔再也不见代表理智的眼仁，在这一瞬间，阴道乃至整个生殖器官被强行贯穿而后砸扁的痛苦侵占了她所有生理机能的反应能力，一夜被操干积蓄的尿液如同决堤之河喷涌，溅射在了咫尺之遥的能天使身上。

她温润的瞳仁布满了狰狞而不规则的扭曲血丝，眼帘围绕着眼白颤抖着维持着紧绷的状态，那本该夺目耀眼的灿金色瞳孔于此时紧缩成可怖如针孔的微粒。颤抖伴随着惊骇，多样且混乱的情绪通过颤抖的双眼展现。她昂着头，精神却又仿若坠入低谷。

灰鲤的身体好似一团烂泥，汁液横流的下体和鲜血喷涌的咽喉正在飞速的消耗着这具处在崩溃边缘身体最后的生命力。高潮的到来让灰鲤止不住咳嗽，咳出来的东西却变成了斑驳淋漓的血液。能天使却毫不在意，她死死抵住博士的额头，血腥味占据了她的鼻息，刚才那毫无顾忌的一拳结结实实的透过阴道传达到了她的肉棒之上，这种近乎自残的行为让本就因为子宫的娇软而处在高潮边缘的女人越过了那触手可得的龙门，同时得到了介乎自虐和施虐之间的强烈获得感和成就感。在这种热烈的情绪鼓舞之下，能天使的气息一凝，膨胀到快要爆炸的肉棒肆无忌惮的喷射!

“唔嗯!咕唔唔唔~~!!”腹部的灼热和从干瘪到满盈的极致转变再次刷新了她破败不堪的身体关于疼痛的认知，此时此刻，痛苦和快感混杂在一起，她完全没有能力去分辨，也无法做出任何可能的回应，她只是叫着，呜咽着，无法逃避，无法抗诉，无法...了结。

“...呕.....”自做爱以来未曾进食的身体陷入了反复的痉挛，肠胃和内脏像是打结了一样颤抖着，灰鲤的双腿死死缠在能天使玲珑标志的腰肢上，莹润的脚趾蜷缩着颤抖，连带着两条失去知觉的小腿不住地打着颤。四溢的精液毫无悬念的灌满了柔韧的小子宫，无处安放的更多部分又冲破肉壁单位束缚沿着贴合紧密的缝隙外渗，浓郁的白色融进湿润的床单掀起了一阵阵黄白色的腥臭波澜。

“吼~吼吼吼~我要爽翻天啦~!”能天使激动的狂叫，双眸宛如恶魔般猩红放纵，平坦的腰腹完全看不到狰狞肉棒的痕迹，相对的，腹部已经隆起一道突兀山丘的少女则充满了凄惨和崩溃的观感，能天使攥着灰鲤凄惨的胸脯，低着头大肆啃食，全然不顾彤红肌肤上遍布的鲜血，贪婪的舔舐着关于少女身上的一切。

地狱般难捱的酷刑在少女即将咽气的最后一刻结束，随着能天使的肉棒抽离那已经被肏的完全合不拢的巨大肉洞，巨量的精液进随着龟头的步伐喷溅而出。

“芜湖~真是壮观哦啊~”能天使拉住少女的手撸了撸肉棒，在确保上面的精液清理的七七八八之后，她终于放松了拖住灰鲤粉嫩翘臀的手。任由少女的身体宛如破布一般坠落在了布满精液的床单上。

“哼嗯~精神啦~早上好呀老板~这回是真正的早上好呢~这个早安炮喜欢嘛~？不用谢我，那么，现在就鼓起精神准备工作吧!我先走啦!”能天使餍足地挑了挑眉，随意的把肉棒上剩余的精液甩到灰鲤苍白中透着不自然粉红的脸上，抹了抹已经撕裂的嘴角，伸了个懒腰，缓缓地下了床。

灰鲤当然没法回应她，倒不如说，她能撑到能天使尽兴的那一刻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奇迹了，啊....人为的奇迹......

红发的萨科塔没有任何清理床上破烂的玩具的想法，待到她洗漱完毕，重整衣装，再次变成那个光鲜亮丽的自信天使时，灰鲤还保持这呗丢下时候的姿势。整个人毫无生气，唯一能够证明她依然活着的标志，或许只有还在因为喷吐精液而不断蠕动的阴道了吧。

“哎呀呀~貌似有些玩过头了~诶嘿~老板你可不要怪我呀~嘛~回见~我会给你带苹果派的~”摸了摸头上的光环，能天使自顾自离开了房间，从开门到关门离开，从未多看过床上的破娃娃哪怕一眼......

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样的道理在做爱的时候更不会有半分折扣，胯下狰狞的肉茎遍布她穴内甬道刮蹭而来的血液，散发着糜艳的热气，混杂着让野兽血脉喷张的铁锈香味，还有那更深层次的，美好到想让人毫不犹豫摧毁的芬芳体香。诱人犯罪。

“你是个女孩子。”

这是自出生后拥有自主思考能力后，每一天都会在她脑海里重复循环播放的一句话。从她诞生到成年的这些时间里，一直如此。

她不知道这样的思维是否正确，至少以她所处的社会环境为出发点，“女孩子”这样的身份根本称不上是光荣。

正如人类需要依靠水分存活，男女之间繁衍交合从而诞生出后代从来都是亘古不变的生理本能。但如今是一个高速的社会，纵使水源依然是硬性需求，但——

肉棒插进那张空荡荡的小嘴里，填满了她十八年的空虚，在这一刻，这个狰狞粗鲁却又美艳的女人成了她眼中唯一拥有色彩的光景。

被无情的吊起，岔开的双腿自根部被各自缠上了一圈泛着黝黑色泽的铁链，娇嫩的肌肤理所当然的嫣红，在两根孜孜不倦摧残着双穴的按摩棒持之以恒的淫虐之下，动情的身体催促着花穴吐露蜜汁，一滴滴散发着诱人香气的浑浊花汁溅到地板上绽开，更像是一朵朵盛开的花儿。像极了..她的小穴呢。